

# 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 学问——文化学（摘录）

钱 学 森

《中国社会科学》最近发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文章，题要介绍说：作者主张从宏观的角度、从加强与改善党对各项社会事业领导的高度，建立各有关社会事业的现代组织管理理论。本文是作者的这一主张在精神财富创造事业问题上的展开与深化。作者提出，对应于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经济学，有必要建立一门研究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新的社会科学——文化学。为此，作者论证了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在我国的国策中为什么明确规定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由。作者指出，文化学是组织管理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专业基础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组织管理精神财富创造事业，要使用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建立它所属各部门自己的系统工程。作者还提出了我国精神财富创造事业中一些有待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为文化学的内容勾画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下面我们转摘了这篇文章，供研究参考。

## 一

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必须首先搞清楚。长期以来，这项事业在国家财政计划中被归入“科教文”口。这方面的投资往往被看成消费性的财政支出，似乎不能回收投进去的钱。因此，发展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劲头总没有发展物质财富生产的劲头大。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人的主观世界是第二性的。人要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客观规律，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才能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并同时改造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明确了主观对于客观的依从关系，但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正是作为认识主体掌握客观规律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这些当然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原理，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所熟知的。但哲学家们似乎不太深究认识主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变化、认识主体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不容置疑。但只实践而不总结实践经验，不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也不能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主体就是总结经验的人。当然，谁也没有本事不让谁思考，谁也没有禁止谁总结经验。但实际的情况如何？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水平很低，公社的成员虽然平等，大家一样，可是，第一，当时知识非常少；第二，温饱生存尚且成问题，也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去思考，所以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十分缓慢，要几十万年才发展到奴隶社会。这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阶级的分化，也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广大奴隶只是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奴隶主们却能不劳而获，能有时间思考。他们受教育、有知识，因而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在我国，到了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从官学中解放出来，私学兴起，知识下移，一部分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人成了认识主体中的主力军。他们是中国的第一

代知识分子。

到了封建社会，认识主体中的劳动人民仍然肩负着繁重的劳动，并在困难的条件下总结着生产劳动的直接经验。而知识分子虽然作为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大都被吸引去为统治阶级服务，其中也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局限，发挥了活跃的认识主体作用，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这时的教育规模不大，学制也束缚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仍然是缓慢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千年至两千年，便是明证。

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大加快了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进度。资产阶级为了他本身的利益，大力普及教育，造就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在，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生产力和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大体上消除了文盲，普及了中等教育，成年人中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也占了将近十分之一。

从以上叙述的历史事实来看，阶级社会中出现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实际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而逐渐减弱。但实际上的不平等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亡，这主要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制约；另外，也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是高度发展了的知识体系，要再进一步发展这个体系，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财富，必须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不但中学文化水平不够了，就连大学文化水平也有困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受教育与劳动就业的现实矛盾，这不能不限制劳动人民获得成为名副其实的认识主体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带根本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要得到极大的解放，人人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认识主体。我们在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就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个原则。与此并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要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国家要培养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这都说明为什么我们在国策中明确地规定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目标是使我国全体人民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我们应该在生产发展所允许的条件下，最快地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技术，普及文学艺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我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过弯路，受过挫折。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正是为了探索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快地成为认识主体的规律，以便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认识主体的潜力。

是的，社会主义将使历史上形成的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实际不平等逐步消亡！

## 二

我们提出：为了能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客观世界的规律，就必须有比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是对认识主体规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必备条件。我们应该对此作更深入的分析。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自有语言文字以来，已经长期不限于认识个体自己所有，而是公之于集体，传之于后代。这就成了公有的知识文化财富，也就是我们讲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必然受创造它的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封建主有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资本家有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局限性。当然，在认识社会和认识自然的不同范畴内，这种局限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但从总体上看，人的主观

意识、阶级倾向对精神财富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国家，我们的精神财富必须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所以要加一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精神财富，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要懂得：社会主义精神财富不是哪一个人能独自创造出来的，而是上下几千年，全人类劳动的结果。到了今天，任何一个人，即使想要为这一财富增加一点点东西，也必须首先有知识文化。这就是说，今天的认识主体不但要同客观世界打交道，而且从一开始就要同精神财富打交道。这样，在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就有三个方面在起相互作用：人——认识的主体；客观世界——认识的对象；精神财富——全人类所创造的认识工具。这里必须明确：客观世界，也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起认识作用的人的意识，也就是精神，是大脑的产品，是第二性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创造的，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当然也是第二性的。这个说法比起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发展：在客观世界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之外，加了精神财富这个不同于二者的第三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没有变，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爵士也有一个类似的理论。他把客观世界叫做“世界一”，人的主观世界叫做“世界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叫做“世界三”，也就是所谓三个世界理论。在我们国家，有的同志表示赞成波普尔的说法，也有的同志表示不同意。我认为波普尔对精神财富重要性的阐发，有很中肯的话，如：即使一场世界大战把全部物质财富都摧毁了，只要“世界三”还在，那么人，“世界二”，就能用几十年、百年的时间，把现代世界重新建设起来；但如果连“世界三”也摧毁无遗了，那重建现代世界就要再走一遍人类万年以至几十万年所走过的历程！但波普尔对“世界三”也讲了些很

错误的话，如“世界三”具有什么“实在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等。这也正说明他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标榜的二元论和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我们应该讲清楚的。

现代精神财富创造活动，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应该指出其社会化的性质，科学技术工作如此，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可以说，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一种事业或产业。我以前曾和有些同志一样，把它叫做“第四产业”。这是继国外所谓“第一次产业”、即农业（美国也把矿业包括在内），“第二次产业”、即制造业，“第三次产业”、即服务业之后的又一个产业。我现在想，这个名词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在我们国家还是以用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这个词为宜。这也是要说明的。

### 三

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包括哪些方面？我想，它应该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的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全部教育事业、书刊和报纸的编辑出版、体育事业、情报资料业、电影业、广播业、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这项事业当然和社会主义的其它事业有许多接触点，在研究讨论中应该划分清楚。例如，工业产品的设计、试制，我认为不属精神财富创造事业，而应该划归工业，因为它与后者关系更密切些。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可以从最实际的工作说起。首先，精神财富的创造既然是一项事业，而且是社会化的事业，就得有个组织管理的学问，或叫组织管理的技术。这就是系统工程，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搞组织管理的工程技术。不同组织管理的对象需要不相同的方法，所以有不同的各门系统工程。我以前就探讨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系统工程，叫科研系统工程。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计量系统工程和标准化系

统工程。对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事业，我也考虑过教育系统工程和人才系统工程。至于文学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当然有非常重要的组织管理工作，国务院就专门设置了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这些政府部门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用文艺系统工程来进行组织管理。

所以，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组织管理技术，它所属各部门自己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首先要研究的学问。对于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而言，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过不少；可是，文学艺术事业的组织管理技术看来还是个薄弱环节，多年的经验还有待于认真总结，使它成为一门系统工程。建立一门系统工程，不管其对象是什么，都要引用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如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有时还要引用另外两门技术科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属的各部门组织管理技术的共同基础。

除了共同基础，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属的各部门系统工程还有针对各自对象的相应的理论科学。这些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中更高的一层次，是以组织技术更理论化的一个台阶。

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我们党和国家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事业以及其它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以我们要研究创造精神财富的全部学问。我想，分散地提这门学问，那门学问不行了，要综合地提，全面地提，所以建议称这门学问为文化学。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

当然，文化学不能代替教育学、科学学、文艺学、新闻学、体育学或情报学等具体学科，而应当是所有这些学问的综合。具体内容还可以逐步探讨，一点一点深入。



十二大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方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捍卫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领导俄国人民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但是把社会主义建设高度地概括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方面，并且科学地阐明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这是我党在经历了历史的挫折和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包括社会心理、政治思想、道德风尚和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出版工作，都与出版工作有密切的联系。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资本主义新文化，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标志人类进步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大都是通过出版物的形式来积累、传播和发展的。因此，可以说，出版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条件。离开了出版工作，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就难以同读者见面，建设精神文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出版工作，把出版工作摆到建设精神文明应有的重要位置上。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在生产资料原始公社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中，限于氏族、部落范围的、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原始社会精神文明的核心，起着维护原始公社氏族、

部落制度的作用。在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奴隶社会中，宣扬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和“上帝”、“天命”说，是奴隶社会精神文明的核心，起着欺骗奴隶阶级，使之绝对服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的作用。在基本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由地主私人占有的封建社会中，欧洲的基督教神学和中国的“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精神文明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自由”、“平等”、“博爱”和“财产私有”的口号下，宣扬赤裸裸的、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这也正是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疯狂地积累、积聚和集中资本的必然要求。与建立在生产资料原始公社公有制的原始社会的精神文明根本不同，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日益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情操和高尚的劳动态度、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发展方向。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象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说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意

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



从人类长远的文明史看来，积累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保存下来的种种实物，包括各种建设实施、生产工具、器物以及地下发掘出来的种种遗物等；另一个方面就是种种符号、绘画和文字的记载，直到近代发达的印刷出版业。从根本上说，一切文明最终都只有通过印刷、出版才能长远保存下来；还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就要通过种种火烫、雕刻、手书等方式，才能保存起来。比如说，我们造了一颗原子弹，如果不把它的一切资料保存起来，第二颗凭什么资料去改进它呢？敦煌的唐乐乐谱幸好有一件手抄本在敦煌文物中保存下来了，几十年来，外国人译不出，现在总算被上海一位刻苦励志的音乐家把它破译出来了。这当然还是一个尝试，诸家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留下这个记录，那就什么也不能研究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文字记载而被保留下来的人类文明，我们今天就只有凭科学的推断才能猜测其大概了，大如埃及的金字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小如北京大钟寺里的大钟是怎样造出来、特别是怎样挂上去的等等，不胜枚举。如果一切都有记载留存，要研究和改进起来就容易得多了。不通过印刷、出版事业把人类的文明积累起来，好多事情就是从头摸索起。

——后两则摘自《出版工作》；

陈翰伯、曾彦修语。